

中
短
篇
小
说
集

木兰辞

蔡
东／著

21
世纪文学之星丛书
2013年卷

作家出版社

蔡东

中短篇小说集

木兰辞

蔡 东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木兰辞/蔡东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4. 1

(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. 2013 年卷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7096 - 7

I. ①木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22506 号

木 兰 辞

作 者: 蔡 东

责任编辑: 李亚梓

特约编辑: 朱晓岭

封面设计: 守义盛创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haozuoja.com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 数: 205 千

印 张: 8.5

版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7096 - 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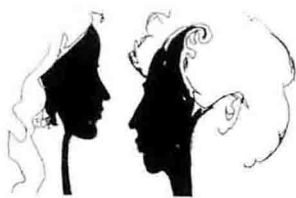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26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21

世纪文学之星
丛书
2013
年卷



顾 问

王 蒙 王巨才 袁 鹰 谢永旺 张 锲

编审委员会

主 任 何建明 崔道怡

副主任 高洪波 张守仁

委 员 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叶 梅 叶延滨 朱向前 何建明 吴义勤

吴秉杰 张守仁 张 陵 李敬泽 胡 平

高洪波 施战军 崔道怡 梁鸿鹰 阎晶明

雷 达

出版委员会

主 任 葛笑政

副主任 李小慧

委 员 李小慧 王 元 朱晓岭

作者简介：

蔡东，女，1980 年生于山东，文学硕士。现执教于深圳某高校。

2003 年开始小说创作，在《人民文学》《中国作家》《山花》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多部，部分作品被《新华文摘》《小说月报》转载并入选年度选本，曾获得《人民文学》首届柔石小说奖、深圳市青年文学奖等鼓励。

总 序

袁 鹰

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，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，在内忧外患，雷电风霜，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。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，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，以全新的生命，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（无论是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剧本以至评论）建立起全新的文学。将近一百年来，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，胼手胝足，前赴后继，披荆斩棘，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、耕耘、开拓、奉献，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，云蒸霞蔚，名家辈出，佳作如潮，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。80 年代以来，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，推动文学又

一次春潮汹涌，骏马奔腾。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，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。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，回首百年，不免五味杂陈，万感交集，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。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，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、无穷希望的天地，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。

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，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，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。然而，我们也看到，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，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。出版渠道不顺，文化市场不善，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。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，有的还获了奖，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，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。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，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，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，焦虑不安。固然，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，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，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，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？

于是，遂有这套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的设想和举措。

中华文学基金会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、为青年作者服务，已有多时。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，得以圆了这个梦。瞻望21世纪，漫漫长途，上下求索，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。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，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“希望工程”。但它与教育方面的“希望工程”有所不同，它不是扶贫济困，也并非照顾“老少边穷”地区，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，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

更多的好作品，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，鲁迅先生先后编印《未名丛刊》和“奴隶丛书”，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；巴金先生主持的《文学丛刊》，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，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；茅盾、叶圣陶等先生，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，不遗余力。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，是永远不能抹煞的。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，直到鬓发苍苍，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。六十年后，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，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。

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，我们再三斟酌过。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“希望工程”是属于未来世纪的。它也许还显稚嫩，却是前程无限。但是不是称之为“文学之星”，且是“21世纪文学之星”？不免有些踌躇。近些年来，明星太多太滥，影星、歌星、舞星、球星、棋星……无一不可称星。星光闪烁，五彩缤纷，变幻莫测，目不暇接。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，任凭风翻云卷，光芒依旧；但也有为时不久，便黯然失色，一闪即逝，或许原本就不是星，硬是被捧起来、炒出来的。在人们心目中，明星渐渐跌价，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。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？或者，这一批青年作家，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？

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，反复阅读、酝酿、评议、争论，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，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，油然而升起轻快愉悦之感。“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？”能的！我们可以肯定地、并不夸张地回答：这些作者，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，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

而无愧色。他们有的来自市井，有的来自乡村，有的来自边陲山野，有的来自城市底层。他们的笔下，荡漾着多姿多彩、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，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，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、幻梦、烦恼和憧憬。他们都不曾出过书，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、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，可以媲美当年“奴隶丛书”的年轻小说家和《文学丛刊》的不少青年作者，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。

是的，他们是文学之星。这一批青年作家，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，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，升起在世纪之初。启明星，也就是金星，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，人们称它为启明星，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，人们称它为长庚星。两者都是好名字。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，寄托绮思遐想，但对现实中的星，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。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，一批又一批、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，奔流不息。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，不也是必然的吗？

岁月悠悠，银河灿灿。仰望星空，心绪难平！

1994 年初秋

序

生活底细上的光斑

施战军

青年作家擅长的一般是成长和婚恋题材，居于深圳者却有些“不一般”。与带着底蕴慢慢出落因而不乏水粉油腻的其他大城市相比，深圳，这座突起的年轻都市所承载的文学，有着独有的干脆清冽甚至冷硬的叙事气质，他们作品中几乎与这类“致青春”模式无关。更多的形象神似蚂蚁，短暂的爱情中长着翅膀，这并不那么紧要，脱翅前后才是经历本身，在漫长忙碌的贴地时日，积累人生资本，伴随生老病死。

心碎和心软，是蔡东小说中的两种滋味。这是她所探察的生活世相和她几乎出于本能的情感反应。前者以故事方式直观呈现，取决于她包容的眼光；后者以细节形态婉曲表达，取决于她厚道的心地。读这样的作品，

也会感受到自己的心跟着故事在无声地揪紧甚至干冷撕裂，末了在回味时又生出由衷的体恤直至参与其中完成温润转合。心碎和心软杂糅，大概就叫心疼。

心碎缘于难以为继的窘迫和痛失依靠的离散，这就是生活的底细。心软则缘于对生活抱着有情有义的信念，不是财富梦，而是父慈子孝，几代同堂，家庭和美。蔡东小说在向人们说着什么呢？她在说，极有可能是要在承受住前者的煎熬和折磨的基础上，才有望得到些许后者的慰安——这些许慰安，就是生活底细上的细碎而珍贵的光斑，不耀眼夺目，不逃避不冷血，但不至于一团漆黑，一腔愤懑。

蔡东的最受关注的代表作，无疑是2012年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并获得首届“柔石小说奖”的《往生》，授奖理由是：“以细腻的观察、悲悯的情怀、令人动容的文笔，描绘出晚年面对疾病和死亡这两大日常性威胁时，人类的无奈、困窘和挣扎，以及互助中建立的善意、体恤与牺牲。”

《往生》以压抑沉闷的生存本相，零敲碎打的动作，让所有细节都磕碰在家底上，也让她写出了泠泠作响的旋律。相依为命的家庭和人们，没心思无聊，来不及闲扯，四世同堂的序列里，将老的一辈紧邻着逝者的归途。主人公是年近六十岁的儿媳康莲，在崩溃边缘，她犹如光斑，打在千疮百孔的生活底部。

就是这样，厄运和福分，千百次挟风带雨地降临在每一条街巷。

在这样的街巷里，没法分开彼岸此岸的关系，找不出抽象的生死范畴，而只存在着常态和变态之间的最为真切具体的人间关系。

死亡和墓地分别叫《往生》和《福地》，中年压力的林林总总只能认作《无岸》之境的相拥泅渡，《净尘山》坐落在安稳难求变数频仍的凡间，《出入》在无聊与超脱的临界点，奏雅不

屈、雄雌立辨的故事谁说不可以名为《木兰辞》？

生活的底细，是唯一的叙述者，也是唯一的倾听者。坚忍和容忍终归仁忍，刻意和失意都是心意。这些分不清是情节还是情结、主题还是标题的意绪，被善解人意的体恤之心和不落痕迹的艺术之手，整合为多义又绝非浑浊的新的市井形象，适度地包含着社会问题、人生问题、生命问题、性别问题……

年轻的蔡东是在山东生长、求学后来到深圳工作和居住的。蔡东的这种文学特质，也大致来自这两个方面：和深圳有关，和山东有关。借用丹纳的说法，和深圳工作、生活的浸染、体验有关，这是“环境”与“时代”的馈赠；和在山东出生、长大以及较为幸运的文学教育履历有关，则是来自成长地域文化的根深蒂固的“种族”伦理、家庭等方面群体价值观的影响。几乎没有涉及悲惨破灭的家族，隔阂和差别令人酸楚，维持和相怜亦令人动容。因此，蔡东的小说的根子或者说芯子，是生活信念。

青年一代的文学，在叙事回归到日常、视角观照到底层、重心挪移到城市的情势下，容易做到的是从自身经验出发对生活进行描摹呈现，这样的写作即便再繁盛，也只是城市皮相的相似碎块的拼盘。文学的城市精神在哪里？人们写过混乱、忙碌、贪婪、速度、激情、异化、无聊、隔膜……这样的特征有一个共通的认识取向，即城市是人心人情的冻土。它的对面隐现着臆想中的乡村温床。

蔡东为我们找到了与以上的状况相关又几乎相悖的知情路向——以家为基本人际关系的深度依托和心灵希求。于是，在写作对象上，被照拂的大而化之的阶级分析式的“底层”，转换为家家户户不同的真切“底细”；在情感态度上，优越感十足的故作“关怀”，也就被置身其中的“心碎”“心软”“心疼”这样的由衷体恤所替代。

从这个意义上看，蔡东的小说不仅明显区别于以“打工文学”为一时风尚的深圳书写模式，还跳出了城市文学惯有的抽象表现套数，更区别于以“底层书写”为特质的阶级代言习惯。怀素抱朴，幽兰吐慧。不盲从于他人的艺术心界为她持有，不屈从于俗流的人物被她写照，这没有别的秘诀，唯有内心的浑朴自然，才会获得扎实的信念支撑，才能辨别和吸纳有益的创作资源，拥有持续生长的文学功力。

目 录

总序： 袁 鹰 1

序：生活底细上的光斑 施战军 1

无 岸	1
往 生	27
木兰辞	50
天堂口	78
福 地	123
断 指	134
毕业生	179
净尘山	214
出 入	251

无 岸

—

四十五岁这年的一个晚上，柳萍宣告自己的人生失败。茶几上放着一张入学通知书，来自全美排名第五十三位的普渡大学，通知书带来的幸福很快幻灭，与之相伴而来的，是五万美元的学费。

怎么算都不够，四年大学读下来，就算女儿过简朴的生活，不臭美，不社交，不发展任何爱好，也要将近两百万的花销。

攒了半辈子的钱，忽然全没了。人生不但归零，居然还出现了负数。

急火攻心，又一身冷汗。

自决定留学那天起，母女俩摆脱了一个共同的梦魇。梦魇折磨了她们多年，每天无约而至，挑唆，撩拨，作弄。幽暗阴湿的日子里，两人的心底都长出了细长的菌丝，又无望地沤烂了，散发着腐败的气味。

和睦的生活得来不易，柳萍轻轻搓捻着通知书，掩饰住慌乱，没叫苦，也没发脾气。

女儿在上网，单薄的脊背微微弓起。每次望向女儿，最先看见的，总是那一头白发。女儿的身段很美好，小姑娘的身材是从未长开过的苗条顺溜，不像成年人骨架子早撑开了，赘肉狼奔豕突，即使减了肥，线条上也少了点流丽轻快。女儿的皮肤也还是平绒的质地，只是，少白头突兀地毁损了豆蔻之年的清新秀气。

她的注意力集中在女儿的白头发上，一种衰败的灰白色，使得女儿的背影酷似老人。女儿猛然转过脸来，吓了她一跳，白发之下，年轻的面庞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怪诞。

这些年经济条件还算不错，柳萍已很久没遇到钱的难题。在一座永不匮乏的梦幻之城里，她每个周末都外出购物，高兴时买东西，不高兴了还买东西。她熟悉各种品牌追求生活品质，颈上白金链子松松地挂个碧玉坠儿，手腕上一圈绿莹莹的翡翠镯子。节日里，她和丈夫出现在西餐厅的落地长窗旁。餐厅的情调高雅浪漫，酒红色丝绒窗帘，繁复的褶皱，华丽的窗幔。水晶灯下，烛台纤长，餐具熠熠生光。服务员身着一排纽扣的马甲，笑容甜美，小心殷勤，礼貌得简直做作。轻柔舒缓的钢琴声中，餐点一道道徐徐而上，樱桃甜酒剔透如红水晶，奶油泡芙松软轻盈，烤香的面包片旁是挤成一朵黄玫瑰的牛油。人们熟练地使用银质刀叉，优渥、满意、享受，一副天生就是如此的模样。

那是一副有家底的模样。

家底、家底，家底竟如此弱不禁风。她睡不着，不用张开眼睛，也清晰地感觉到夜色的层次和节奏。天光是一点一点变亮的，从深邃的墨黑，到半透明的烟青色，再到浅浅的薄灰。蓦地，传来一声鸟叫，短促清脆的叫声跌进一大片寂静中，不见了，接着，还是寂静。

窗外忽然落下一阵急雨，她翻了个身。不知哪一朵沉重的